

《素问》全元起本与新校正王冰注本

互勘研究

于铁成

内经《素问》是一部有着很高学术价值，为中医理论奠基的经典著作。自其行世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经世不衰，正如王冰所说：“虽复年移代革，而授学犹存。”回顾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其间虽有寒温之别，四子之争，然溯本求源，诸家莫不称以《灵》，《素》为宗。故其理论精华，煦育着历代医家；其经义奥旨，被奉为规矩准绳，先代学者对其不乏赞誉之声，诸如“至道之宗，奉生之始”^①“医书之祖”^②、“医学之梯阶，方书之领袖”^③、如此云云，诚非溢美之辞。然《素问》一书，自其成书辗转流传至今，其间经过历代学者的编校整理，仅宋代以前规模比较大的就有三次。一是在西汉成帝时，由光禄大夫刘向主持进行了编校整理；二是唐代宝应年间，王冰以笃实的治学态度，重加编次了当时散乱已经十分严重的《素问》全书，做了大量的续、删、补、遗的工作，并加以注释；三是北宋嘉祐年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由高保衡、林亿等人对王冰次注本进行了校勘改误的工作。宋代以后，《素问》注本虽多，但都是以王冰注本的新校正本为底本。因此，唐代王冰次注本，实为现时所见诸本之祖。王冰所作的工作，为千年古医经的流传不湮，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林亿等人曾说：“王氏之功于《素问》多矣。”这个评价是恰当的。但是，使人略感遗憾的是王冰对《素问》原文改动过大，正如金元名家刘完素所说：“王冰迁移加减之经，亦有臆说，而不合古圣之意者也。虽言

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既传于世即世文皆为墨字也。”^④故别本一佚，王冰次注以前《素问》的原貌就难得知晓了。

早于王冰为《素问》作注，今尚见于史志者，还有齐梁年间的全元起。其书在北宋还可以见到，以后便亡佚了。龙伯坚先生认为：“《素问》九卷最早的注本是全元起注本，这一注本保存了刘向编校的原样。”^⑤因此，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以窥探全元起注本《素问》的本貌，这对于弄清《素问》原文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现时所能掌握的资料，将全元起本《素问》与现通行本相较，不难看出，全元起本当是自汉世以来流传的旧本。我们可从如下的两条线索来论证：其一，全氏为之作注时已有亡缺。周贞亮说：“然《隋志》虽名九卷，已注明梁八卷，是其书自梁以来早阙其一卷，故全元起注本仅八卷，已亡其第七篇，是为原书最初之本。”^⑥其二，唐代王冰曾对《素问》旧本的情况作了这样一番描述：“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出而云世缺。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⑦从全氏注本的篇目次第来看，与王氏所云基本相同，这一方面说明全元起本是自汉以来流传的旧本，同时又表

明当时流传的诸本，或在文字上小有不同，但从整个篇目编次、章节结构上还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断定全元起为《素问》作训解时，基本上没有对原文作任何改动，即使对有疑似的地方，也只是在注文中指出。如在《刺腰痛论》里，全氏指出：“有两解脉，病源各异，恐误未详。”这与唐人擅改经书的风气完全不同，故可以认为《素问》全元起注本基本上保持了自刘向编校以来的旧貌。

笔者曾以宋代林亿等人的新校正语为线索，参考《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等经典著作，作了一番恢复全元起注本《素问》的工作，并将此本与现时通行的、经林亿等人重广补注的王冰注本作了比勘研究。此举意在分析《素问》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情况，揣度《素问》初行时之旧观，以窥古医经之原旨。

一、文字互勘研究举例

全元起注《素问》时，由于去刘向校书时间不远，故保存了较多的古字，足以证今之舛误。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素问》经文的原意，而且可以从中寻找《内经》经文发生演变的一些规律，对于今后整理祖国医学文献的工作也会产生一些有益的启示。

1、以全本正今本之误字例

王冰说：“三坟之经，俗久沦坠，人少披习，字多传写误。”由于字误，往往使经义受到歪曲。用全元起本可以纠正今本的一些误字，下举数例：

例① 《玉版论要篇》“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什么是“容色”？清人张志聪注云：“容、面也。”就其字面来说，张氏的理解是没有疑问的。但王冰的注文却说“容色者，他气也。如肝内部见赤黄白黑色，皆谓他气也。”王氏在这里把“容色”

解释为“他气”却令人费解。但用全本一对勘，原来“容”作“客”。再检《太素》亦作“客”。杨上善注云：“人之五时正王色上，相乘色见，名曰客色。”杨注与王注的意义是一致的。可见王冰在为《素问》作注时，所据本仍为“客”字，只是在其后的传刻中，因“客”与“容”字形相近而误。

例② 《生气通天论》“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何谓“运枢”？王冰注云：“欲如运枢，谓内动也。”后世的一些注家则认为运枢是天运的枢机。如吴昆说：“运，旋转也，枢，天枢也，是为北极。”张介宾说：“运枢如天枢之独运于中也。”而运枢二字，全元起本及《太素》并作“连枢”。考“连”字，《说文》云：“连，负车也。”“连”字从“辵”“车”，为会意字，象人挽车而行，车在后如负。段玉裁说：“连、辇，古今字。”《周礼·地官·乡师》：“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郑注：“故书辇作连。”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或曰两人挽者为辇，一人挽者为连。”可见“连”、“辇”都是指人推挽的车子。因此，所谓“连枢”乃是指辇车的枢机。故全元起注云：“阳气动如连枢者，动系也。”即是用辇车的枢机来比喻人体阳气的运动，是通俗的。（又，或以为“连”乃“连蹇”之意。《易·蹇卦》“往蹇来连”，王弼注：“往来皆难。”扬雄《解嘲》“孟轲虽连、犹为万乘师。”李善注引苏林曰：“连蹇，言语不便利也。”刘良注：“连蹇，谓往来皆难也。”俱训“连”为“难”。故经文“因于寒，欲如连枢”可理解为：因于寒邪的侵袭，阳气象“连枢”那样运行不畅，于义亦通。）可见，“连”是正字，今本的“运”乃是因与“连”的字形相近而误。

例③ 《脉要精微论》“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何谓“气高”？张志聪、高士宗强为之解曰：“主气上升而气高。”检

《太素》卷十六亦作“气高”，惟全元起本作“气鬲”。“气鬲”乃古来病名，《巢氏病源》卷十三《五鬲气候》云：“气鬲之为病，胸肋逆满，咽塞胸鬲不通，恶闻食臭，”故“气鬲”与下文“下盛则气胀”的“气胀”病，同属气滞不行的病患，因知全本保存了经文的古义，而今本作“高”则是因与“鬲”字形相近而致误。

例④ 《大奇论》“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何谓“悬雍”？王冰谓：“为颚中之悬雍。”把脉象比喻为咽喉中的悬雍垂，实在令人难以体会。日人丹波元简以为“悬雍”即《山海经》中的“悬雍之山”，并引郭璞注云：“山腹有巨石，如甕形，因以得名。”丹波又说：“甕亦作瓮，瓮，《说文》：罍也。《广雅》：瓶也。盖取其大腹小口而形容浮揣切之益大之象也。”丹波之说或有理，但以大山喻脉象终属意会。检全元起本及《太素》“悬雍”并作“悬离”“离”《说文》在“隹”部本是鸟名，即“鸞黄”今又称“黄鹡”或“仓庚”。《集韵》云：“离，或作鸞。”《尔雅·释鸟》：“鸞黄，楚雀。”郭璞注：即仓庚也。”“鸞黄”又作“黎黄”，如《晋书·郭璞传》：“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颦螭蛄之吟。”可见“离”“鸞”古时可通用。故“悬离”又作“悬黎”。考“悬黎”乃为玉石之名。《战国策·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臣闻周有砥砮，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鲍彪注：“皆美玉名。”班固《西都赋》：“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吕向注：“悬黎、垂棘皆璧也。”据说如汉武帝时曾以悬黎作磬悬挂，如《汉武帝冥记》云：“建元二年，帝起腾光台，以望四远于台上，撞碧玉之钟，挂悬黎之磬，吹霜篠之簾，唱来云依日之曲。”《素问》“脉至如悬黎”、即是以悬挂之玉石来比拟脉至浮悬按之却又坚

实之象。所谓“浮揣切之益大”也。（按《内经》用玉石来比拟脉象并非此一例，如《平人氣象论》“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琅玕”亦为玉石。）故依全本及《太素》作“悬离”为得。

例⑤ 《移精变气论》“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其中“伸宦”，《太素》作“申宦”，别本“宦”尚有作“官”者。对于“伸宦”或“申官”，后世注家见解歧出。吴昆认为：“伸宦，求进于宦也。”张介宾认为：“伸，屈伸之情。官，利名之累。”高士宗认为：“引五官以为恭敬也。”简直令人眼花缭乱，难得其解。惟全元起本“申”作“臾”、“臾”《说文》在申部，云：“束缚捽挫为臾曳。”段玉裁注云：“束缚而牵引之谓臾曳。凡史称瘐死狱中，皆作此字。”（《说文》草部有臾字，是古文“蕢”与此不同。）原来“臾宦”就是束缚于官宦名累之中，意思是很明确的，可见“臾”是正字。

例⑥ 《标本病传论》“人有客气有同气”，全元起本“同气”作“固气”。对于“同气”“客气”马莒解释说：“盖以人之病气有二，病本不同，而彼相传者谓之客气；有二病之气，本相同类而彼此相传者谓之同气。”马氏之解，总给人以牵强之感，不若作“固气”为允，“固气”即人身原来之气；“客气”即外来客入之气。“固气”与“客气”有相对之意。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全元起本所保存的古字，对于正确理解原文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后世一些注家不审，不知所据本之舛误而望文生训，曲解经旨，以致后学在对经文的认识上颇有莫衷一是之感，现在通过与全本比勘，就解决了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

2、以全本补今本之脱文例

我们还可以运用全本与今本比勘，以补今本夺落之处。亦举几例：

例① 《疟论》“此令人汗空 踈腠理

开。”全元起本、《太素》《甲乙经》在“此令人汗”下，并有“出”字，作“汗出空踈。”联系《疟论》上文“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说明由于暑热之气，郁于皮肤之内，以致汗出而空疏，腠理开泄。故当从全本、《太素》及《甲乙经》补“出”字。

例② 《经别论》“帝曰：阳明藏何象？歧伯曰：象大浮也。”全本及《太素》并作“象心之大浮也。”意思是说：阳明藏的脉象，象心脉那样大而且浮。和今本相比，全本于义为允。故今本当补“心之”二字。

例③ 《缪刺论》“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此句下，全元起本与《太素》《甲乙经》并有“内引心而痛”五字。《太素》杨上善注云：“足太阳飞阳之络，去踝五寸，别走少阴，不至腰膈，足太阳正别入膈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属于膀胱，散之肾，从脊当心入散，直者从脊上于项，复属太阳，故邪客拘挛背急，引胁引心痛。”杨上善已从经络循行分布上，说明“内引心而痛”的机理，是知今本脱此五字。

3、以全本辨今本之衍文例

《素问》在传写过程中误加臬入的衍文为数亦不少，用全本比勘亦可辨之：

例① 《刺疟》“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令人难解。全元起本“手少阴阳明”作“手阴阳”方为合理。是知今本“阴”上衍“少”字，“阳”下衍“明”字。

例② 《刺腰痛论》“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所谓“善言者”，喜言也，而“默默然”为不语之貌，故“善言”与“默默然”连在一起是矛盾的。全本“言”字上无“善”字，方合义理。因知今本“善”字衍文。

例③ 《缪刺论》“刺腰尻之解，两胛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为瘠数。”对此段经文，王冰曾提出过疑问：“腰尻间曰解，当

中有腰俞，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主与经同。《中诰孔穴经》云：“左取右，右取左，穴当中，不应尔也。”林亿等指出：“按此邪客足太阴之络，并刺法一项，已见《刺腰痛篇》中，彼注甚详。此特多‘是腰俞’三字耳。”别按全元起本旧无此三字。王氏颇知腰俞无左右取之理而注之，而不知全元起本旧无。故知今本在王冰之前已衍“是腰俞”三字。

在今本衍文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由于历代学者的注文，在翻刻传写中混入正文所致。林亿等在为《素问》作新校正时已经指明多处。如在《奇病论》中有王冰注文混入正文者，在《玉机真藏论》中有王冰注语混入正文者，细玩彼篇新校正语自明，不在此一一列举了。除此而外，通过全本与今本比勘，还可以发现一些注文混入经文的情况。如：

《平人气象论》“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全本无此十一字。《甲乙经》亦无。新校正说：“详上下文义，多此十一字，当去。”但检《太素》亦有此句，不过在文中的位置与今本《素问》不同，因知非王冰所加。于鬯认为，此十一字当是前“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句的注语混入经中⑨。

再如《奇病论》：“帝曰：有病口苦，取阳陵泉，口苦者病名为何？”全元起本及《太素》“有病”下并无“口苦取阳陵泉”六字。新校正说：“详前后文势，疑此为误。”据上下文义看，“口苦取阳陵泉”六字似为“有病口苦”的批注之语混入经文。

二、比勘全本与今本，区分朱墨辨别古今

我们现时所见的《素问》通行本，是经唐代王冰重新编次整理过的。后世对王冰的整理工作有褒有贬，褒者认为《素问》能流传至今，全赖王氏之功，贬者则多责其擅改经文，失“三坟古书”之本貌。然对王氏于

秋功过作何评说，并非本文之旨。拙文意在通过研究王冰对《素问》的整理工作，看《内经》文字除前所述之衍误脱倒之外，还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而推测《素问》古经初行时之旧观。

从王冰《素问》自序中可以知道，王氏除了移易卷目篇次之外，还对文字作了增删和调整。不过王冰当时对经文的增删所持的态度是审慎，而且严肃的。他说：“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古今必分，字不杂糅。”只是在其后的反复传刻中才出现朱墨混同，今古不分的情况。通过用全本比勘，我们可以发现：

1、王冰对文字作了调整和修饰，改变了《素问》古朴的旧貌

王冰对经文作了不少调整的工作，经其调整后的文字较之原文条理分明、层次清晰。例如，经王冰调整后的《刺禁论》中有这样一段：“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噦；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新校正云：“此叙五藏相次之法，以所生之次。《甲乙经》以心肺肝脾肾为次，是以所克为次。全元起本旧文则错乱无次矣。”说明《素问》旧文，在并列叙述五藏时，并没有一定的排列次序。今本以五行相生为序也好；《甲乙经》以五行相克也好，都是经过后来编集者的调整所致。再如今本《五藏生成篇》在列举五藏之顺色时说：“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其排列次序是青赤黄白黑，显然亦是以五行相生为序。而《甲乙经》《太素》“黑如乌羽”句并在青如翠羽”句后，说明《素问》旧文并没有以五行的生克作为排列五藏的次序。所以今本显然是经过了王冰的调整。由此可以推测，王冰在其他诸篇中，也都可能作过类似的调整工作。

王冰在自序中还提到，凡“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义”，因知《素问》旧文在君臣对答的描述上。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君臣尊卑的礼仪。正反映了旧本古朴的本色。在先秦诸子书中，也时有这样的情况，不妨略举一例：如《庄子·在宥》篇有这样一段描写：“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颡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这大约就是王冰所谓“君臣礼仪乖失”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恐怕在《素问》旧文中也有类似的存在。在用全本与今本的比勘中即可发现王冰在君臣礼仪方面进行修饰的一些痕迹。如《玉版论要篇》“歧伯对曰：揆度者，度病之深浅也，奇恒者，言奇病也，请言道之至数，”这里的“请言”，全元起本作“谓言”，“请”犹言愿。如《孟子·梁惠王上》：“王好战，请以战喻。”因为孟子是对梁惠王说话，故用“请”字，含有臣下对王上恭敬的意思。而“谓”字，《说文》云：“报也。”段玉裁说：“引申凡论人论事得其实谓之报。谓者，论人论事得其实也。”即如实相告的意思，其中不含恭敬的成份。王冰取“请”而舍“谓”，亦是叙君臣尊卑之意，说明王氏以其封建等级观念在君臣礼仪上作了不少的加工和润色，改变了《素问》旧文古朴的面貌。

2、王冰对文字作了不少的增删

王冰说：“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即对《素问》旧文叙述不完整者，加字补充完整。例如《阴阳应象大论》旧文作“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王冰在“疾风”后加“名之”二字，使意思完整，补充了旧文言犹未尽的缺陷。再如《咳论》，全元起本旧文作“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

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王氏于“肺先受邪”上加“乘秋则”三字，以昭上文“五藏各以其时受病”之意。王氏的增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经》在流传过程中因脱简等原因造成的语意不完整的缺陷。

但王冰对文字的增删也有失审之处。冯舒在《诗记匡缪》中说：“《素问》一书，通篇皆有韵。”而王氏的增删往往使旧文的韵体受到破坏。例如《上古天真论》有一段文字，全本及《太素》是这样的“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胡澍指出“作，古读若胙，上与者，数，度为韵，下与俱，去为韵。王氏改‘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则句法虚实不对，改‘不妄不作’为‘不妄作劳’是误读‘作’为‘作为’之‘作’，而以‘作劳’连文，殊不成义，既乖经旨，又昧古人属词之法，且使有韵之文不能谐读。”

另外，也有因王冰的加字而使前后文不协调者。如《汤液醪醴论》有一段文字，全元起本是这样的：“精神进，志意定，故病可愈。”经王冰加字成为“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本来此句是与下文“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反复相明。若如王冰所改，前既言不可愈，后又言不可愈，颇使人感觉文义重复，不若元起旧本为好。

总之，我们对王冰整理《素问》的工作有一概括了解之后，就基本可见《素问》初

行时之旧观了。

三、卷目篇次编排对比研究

在研究卷目篇次编排之前，首先分析一下《素问》诸篇的写作形式，从《素问》各篇文章的写作形式来看，可有如下四种。

其一，黄帝发问，歧伯应答，每一问答都是为解决一个问题而设，这在《素问》中为数最多。

其二，黄帝自己叙述，或歧伯自己叙述，无问答之语，根据这类文章的内容推测，很可能原来就是第一种写作形式，由于在流传中脱简或散乱，以致问答不全，形成现在这种情况，这在《素问》中为数不多。

其三，直接叙述，无问答之辞。林亿等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五脏生成篇》篇题之下，林注云：“按此篇云《五脏生成篇》而不云论者，盖此篇直记五藏生成之事，而无问答议论之辞，故不云论。”这类在《素问》中占有一定的篇幅。

其四，以雷公向黄帝请教的形式。在《素问》中只有七篇。（为论述方便起见，在下文中我们把第一和第二类合称为甲类；第三类称为乙类；第四类称为丙类。）

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山田庆儿先生认为：“这种对话形式就是表明黄帝学派内部存在过几个小派别的痕迹之一。”^⑩是否黄帝学派内存在几个小的派别姑且不论，但只要将这几种不同形式的文章稍加对比，就不难看出，此绝非一家之言。例如，我们把同为论述热病分证和治法的两篇——《热论》（甲类）和《刺热篇》（乙类）列表作一对比：

篇名	证候分类	治法治则摘要
《热论》	六经分证	“其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泄而已。”
《刺热篇》	五脏分证	“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再如同为论述疟病的两篇——《疟论》（甲类）和《刺疟篇》（乙类）：

篇名	证候分类	治法治则摘要
《疟论》	温疟、寒疟、瘧疟。（《太素》称为“三疟”）	1、“当疟发时，良工不能止，必须其自衰乃刺之。” 2、“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
《刺疟篇》	经脉分证和脏腑分证。（《太素》称为“十二疟”）	1、“疟发身方热，刺跗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 2、“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

通过上面的对比，不难看出，两类形式的文章无论是对疾病的分类，还是在治法上都大有不同，甚或相悖之处。此外，在经穴的分属上也有不同。如同为论述穴位的两篇——《气穴论》（甲类）和《气府论》（乙类），《气穴论》论穴位是以体表部位分区为纲；而《气府论》则是以各经脉气所发为基础，显然是两家之言，即便在穴位的取法上，亦有相悖之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再引《灵枢》一篇）例如背俞穴的折量法，《灵枢·背腧》篇为甲类形式。其云：

“肺腧在三焦之间，心腧在五焦之间，膈腧在七焦之间，肝腧在九焦之间，脾腧在十一焦之间，肾腧在十四焦之间，皆挟脊相去三寸所。”杨上善说：“此五藏腧，挟脊即椎间相去远近，皆与《明堂》同法也。”

而《素问·血气形志篇》为乙类形式，也有背俞的折量法，却与此大不一样，其曰：“欲知背俞，先度其两乳间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两隅相拄也，乃举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齐脊大椎，两隅在下，当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复下一度，心之俞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复下一度，肾之俞也。是谓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杨上善说：“此之量法，圣人设教有异，未足怪之也。”是圣人设教有异？还是别为一家之言呢？我宁可相信后者。

此外，还有属于丙类的七篇。在甲类中黄帝是虔诚的学生，在丙类里黄帝又变成了海人的教师，这一类与其它两类亦多有不同之处，因篇幅所限，不在此一一详举了。

总而言之，通过上面的对比，倘若再把上述各种类型的论文，仅仅看作是写作体例形式的差别，那就远远不够了。很明显，各种类型的文章都是有师承关系的学术派别的产物。

我们不惜花费这样多的笔墨，来说明上述的问题，对于研究《素问》的卷目篇次编排有什么联系呢？当然，从现行的王冰注本上，看不出上面所论及的问题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前面所列举的那几种体例形式的文章都混杂各卷之中，甚至在每一篇中也有前后不同体例混杂的情况。但这绝非是《素问》的旧貌，这种情况的产生，完全是由于王冰重新编次的结果，而全元起本与此却大不相同了，各种体例的文章泾渭分明，在各篇之中没有体例混杂的现象。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王冰本、全元起本和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的卷目编排体例。

首先看看《太素》。其作者杨上善究竟为哪一个时代的人？历代研究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谓之隋人，有谓之为唐人，还有生于后魏卒于隋说。在此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杨氏《太素》出现在王冰之前。近年来有人对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是否有所本的问题，又提出了见解。如钱超尘氏认为：杨氏《太素》是以古本《黄帝泰素》二十卷为基础，将大篇化小，增加注释，撰成《太素》二十卷。^①日本的山田庆儿先生则说：“《黄帝内经》……当黄帝学派的论文开始被汇编起来的时

候，这套书却一定不仅是一套理论书，而且带有临床医学的浓厚色彩。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恐怕就可以认为，这套书的本来面目清楚地流传在《太素》的章节结构中。”他认为《太素》的章节结构保存了《内经》的原型，只是《杂病》一卷，被杨上善重新编辑过。但无论如何，这些看法目前还只能是猜测而已。

为了清楚地理解《太素》的章节结构，我们根据各卷的内容作了分类，并列表如下：

卷一	(佚) 摄生之一	} 摄生——	(预防医学)
卷二	摄生之二		
卷三	阴阳之一	} 阴阳	(医学哲学)
卷四	阴阳之二(佚)		
卷五	人合一—人合		
卷六	藏府之一	} 藏府	
卷七	藏府之二(佚)		
卷八	经脉之一	} 经脉	(基础医学)
卷九	经脉之二		
卷十	经脉之三		
卷十一	腧穴——腧穴	} 腧穴	
卷十二	营卫气——营卫气		
卷十三	身度——身度		
卷十四	诊候之一	} 诊候	(诊断学)
卷十五	诊候之二		
卷十六	诊候之三		
卷十七	证候之一	} 证候	
卷十八	证候之二		
卷十九	设方——设方	} (治疗学)	
卷二十	(佚) 卷名无可考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九针		
卷二十四	补泻		
卷二十五	伤寒	} (疾病学)	
卷二十六	寒热		
卷二十七	邪论		
卷二十八	风论		
卷二十九	气论		
卷三十	杂病		

《太素》章节的编排，从卷一到卷三

十，依次是预防医学，医学哲学，基础医学，诊断学，治疗学，疾病学，很有条理层次，宛如为一个医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而安排。所以《太素》的编排体例倒像是一部系统而又完整的教科书。显然，这只有在取得了大量的临床和教学的实践经验以后，才可能作出这样的编排。为了适应这种编排，杨上善完全打破了《内经》原来的体例，在《太素》的一个篇题下，罗列了《内经》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论述，而不管它原来出自哪家之言。因而在《太素》的某些卷里，前所述三种类型杂糅在一起的情况是很多的，可以明显的看出斧凿的痕迹，故它不会是《内经》的原型。

王冰在重新编排《素问》的卷目篇次时，大约出于和杨上善相同的想法，即按照医学理论的逻辑层次编排卷目。但是王冰却没有采取杨上善完全打乱经文，各归其类的方法。他虽然也做了一点迁续移补的工作，但大部分篇章仍保持着原貌。因此，如果仅仅以医学理论内容层次的角度来比较卷目编排的话，那么王冰本不及《太素》那样层次分明，循序渐进，但又不像全元起本那样杂乱无绪，为了了解王冰本卷目篇次的轮廓，我们也根据王冰本各卷篇目作一简单归类：

卷一	养生
卷二	阴阳五行
卷三	藏府学说
卷四	设方 诊要
卷五、卷六	脉诊
卷七	经脉
卷八	刺法和经脉病理
卷九	热病
卷十、卷十一、卷十二	杂病
卷十三	病理
卷十四	刺要
卷十五	经络皮肤腧穴
卷十六	俞穴主治
卷十七	调经论

卷十八 刺法 病传

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
运气

卷二十三、卷二十四 雷公向黄帝请教的七篇

王冰本《素问》的卷目，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三和二十四最后两卷。这两卷各篇所论及的内容虽较之别卷要繁杂得多，但王冰却没有按照其内容分到其他各卷中去。这只能说明王冰已经注意到这七篇的体例一致，与其他诸篇不同，所以单独列在全书之末。

最后，再来看全元起本的卷目篇次。各卷诸篇论及的内容繁杂，似无头绪，说明它的卷目并不是按照医学理论系统编排的。仔细研究了全本各卷篇目以后，却发现了这样一条线索：属于丙类的七篇（全本为八篇，即《四时病类论》《方盛衰论》《从容别白黑》《论过失》《方论得失明著》《阴阳类论》《方论解》）都在第八卷中。而属于乙类的诸篇集中在第六卷（有《刺疔篇》《刺腰痛篇》《四时刺逆从论》三篇）和第九卷（有《四气调神论》《五藏生成篇》《大奇论》《脉解》四篇）。只有少数篇例外（《宣明五气》合《血气形志》在卷一，《刺热篇》在卷五，《气府论》在卷二，《长刺节论》在卷三）。

全本各卷篇目的这种状况能说明什么呢？似乎可以这样推论：最初，《黄帝内经》的编纂者在搜集到当时广为流传的各种医学论文之后，并没有去统一体例，而是将各家之言分别编入各卷，所以各卷的内容虽然杂乱，但写作的体例基本上是一致的。到了全元起注书的时代，仍大致保持着原貌，只有少数几篇有所更动。而这些篇的调动很可能是一些学者为了对照各派学说而把论题方向相同的文章列在一起的。如《刺热篇》，很可能是因欲与《热论》和《评热论》等专论热病的诸篇对照而移入第五卷的；《气府论》可能是因欲与《气穴论》《骨空

论》等专论腧穴的诸篇对照而移入第二卷的。所以，在看待《素问》全元起本的卷目篇次编排的问题上，若依《太素》和王冰本的体例而认定全本的编次杂乱无绪，未免失之武断。

拙文不揣浅陋，就《素问》全元起本的辑复，对《素问》的经文与今流行本作了比勘研究，旨在窥探《素问》初行时的原貌。日本的山田庆儿先生说：“我们今后的任务是，从直到目前已经弄清楚了的事实出发，查明《黄帝内经》所收一切论文的相互关系和来龙去脉，追溯知识、技术和理论发展的过程，把所获结果同其他文献、资料对照。并且一边用这些文献资料来补充，一边重新构成从春秋时代到汉朝的古代医学史。”在中国医学史上，《黄帝内经》标志着我国医学在当时的最主要的成就，并反映出当时各个学术流派的主要学术思想，我们辑复和比勘《素问》全元起旧本，以揣《内经》最初之本貌，也正是为了搞清楚《素问》传本的演变过程，搞清楚《内经》中诸篇论文的相互关系，以对先秦时代医学的流派和医学的发展作一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推测，其意义是很深远的。

参考文献

- ①王冰《黄帝内经素问》自序
- ②陈振孙《书录解题》
- ③张隐庵《素问集注》序
- ④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
- ⑤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
- ⑥周贞亮《黄帝内经太素》跋
- ⑦王冰《素问》自序
- ⑧同上
- ⑨于鬯《香草续校书》
- ⑩山田庆儿《黄帝内经的形成》
- ⑪钱超尘《杨上善生于后魏卒于隋 太素成于后周说》